



## 访日随感

张英伯

记得我第一次对日本有印象是在五十年代末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日本的长崎和广岛在二战快结束时被美国用原子弹轰炸过，很多人死了，活着的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让我们就这件事情给那里的小朋友写一封信。我写了“你们虽然生活在遥远的日本，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老师删掉了前一句话，改成“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的心是连在一

起的。”作文本发回来，我盯着“一衣带水”四个字看了半天，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老师说中国和日本的海域离得很近，只有一条衣带那样宽的水。几十年后我从北京飞往东京进行学术访问，才知道两国之间的航程不比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更远。

我对日本人产生具体的印象是八十年代在德国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

教授，在筑波大学任教，同领域的专家都很尊敬他。有一次他来德国访问，我邀请他和两位欧美教授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中国文化，他很兴奋，说他们小时候上学都必须学汉字，还要写毛笔字，背古诗。说着说着就背了起来，头摇晃着，像唱歌一样带有韵律。虽然发音含混，但是依稀能够分辨出是李白的“思乡”。当着欧美教授的面，我得意极了，中国的文化影响深远啊，

日本筑波大学



不服不行啊。他背完诗又写了一些中国字，还别说，写得真漂亮，一看就有毛笔字的功底。不料他突然话锋一转，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日本那么小，那么可怜，没有一点资源，到中国去借一点资源，中国为什么要打我们呢？记得当时我的脑袋“轰”的一声懵过去了，日本把中国打成那样，杀了那么多老百姓，抢走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源，这叫借一点资源？这叫中国打日本？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进行反驳，他们告辞了。直到将他们送出大门，我都懵懵的，在一衣带水的邻邦面前产生了强烈的屈辱感。心想你们不就是经济比中国发达吗？数学比中国做得好吗？那也不能把侵略说成有理吧。

又过了些日子，我和日本的山形

邦夫一起乘火车到其他城市开会，山形邦夫是这位教授的学生，正在德国合作研究。我忍不住问他怎样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没想到他跟老师的观点相反，明确地说日本在二战中就是侵略，应该向中国道歉。日本文部省在小学课本中歪曲二战事实，给下一代的思想造成混乱，是应该改正的。我复述了他的老师在那天晚餐上的问话，他说那一代的日本人已经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了，很难转变过来，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就不会这样了。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心理平衡了一些。

那时早已发生了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二战死难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事情。德国人直面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震惊了世界，令人敬佩。可是日本官方从来没有向中国和亚洲各个被他们侵略的国家正式道过歉。我暗暗思索这是不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别？西方人经常忏悔自己的错误，东方人经常不承认错误？在中国不是也没有对文革时期的罪行进行过彻底的反思吗？可是又一想，也不对呀，西方的基督教固然主张忏悔，我们东方的孔子不是也说过要“吾日三省吾身”吗？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了一点了解，是在九十年代去日本筑波大学访问期间。记得从成田机场下了飞机，山形邦夫教授早已等候在机场门口。坐在他的汽车里一路开过去，沿途的田地和城镇太像中国了，连店铺的商标都是用中文写的。唯一不同的是北京气候干燥，东京周边异常湿润，因此夏天的温度尽管与北京相同或略低，却依然闷热难耐。筑波位于东京近郊，是日本政府建设的科学研究基地，各种研究所遍布其中，有点像我们的科学院，又有点像美国的硅谷。筑波大学的校园是狭长的，楼房都很普通，数学系和几个理科系共用的楼是砖红色的，不远处就是学校招待所

灰黄色的楼。我因为不大能辨别方向，怕给别人找麻烦，基本上在招待所和数学系两点之间的线段上移动。筑波的教授工作十分努力，晚上十一点之后看看数学系的窗口，还有一多半亮着灯光。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午睡，突然床铺摇晃起来，头顶上的灯也在摇晃，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地震，赶紧推开房门跑了出去。跑到走廊里一看，几位教授正围坐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小圆桌旁专心地讨论问题，前台的服务员也端正地坐在柜台后面，没有人惊慌失措，也没有人准备逃出大楼。看看这种情况，我迟疑着退回房间继续午睡。后来听日本的教授说，日本经常地震，因此楼房都是防震的，地基格外深，结构格外坚固，造价有时是美国同等楼房的十倍。天哪，竟然有不怕地震的房子，因为地震很难预报，所以日本人把劲使在盖房子上了。

访问筑波之后，我又陆续去了日本几次，有时去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去合作研究。对日本有一点深层次的了解是在一次会议之后。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佐藤教授陪我们在东京观光。他问我们想去哪里，我说去看看与明治维新有关的遗址。我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对明治维新印象很深，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我们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忘记是什么原因，好像是其他几位教授都去过了，跟随佐藤教授去明治神宫的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们得以深谈了一次。

明治神宫是东京的五大神社之一，坐落在代代木地区。走进神宫，环绕着神殿的参天大树令人心旷神怡。我终于有机会面对面地问一位日本人，同为东方文化，为什么他们的明治维新能够成功。没想到他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处东方，但是文化和政治体制差别很大，我说我们有皇帝，你们不是也有天皇吗？他说是的，但是天皇